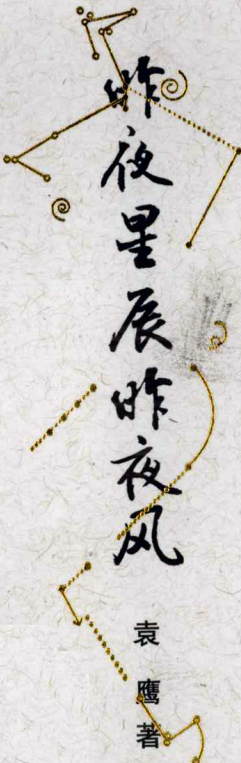


文化人生丛书



昨夜星辰昨夜风

袁鹰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人生丛书

昨夜星辰昨夜风

袁鹰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星辰昨夜风/袁鹰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文化人生丛书)

ISBN 978-7-5651-0297-4/I·54

I. ①昨… II. ①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1916 号

---

书 名 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 者 袁 鹰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向 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电子信箱 [nspzbb@njnu.edu.cn](mailto:nspzbb@njnu.edu.cn)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0297-4/I·54  
定 价 40.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第一辑**

天安门和我 003

清明血泪祭 008

遗言太沉痛 013

宣南雨又来

——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023

百年呼唤 029

世纪回眸的匡正 033

怅望一座墓园

——写在陈独秀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040

江上春归

——写在陈独秀逝世六十周年 051

又到甲申 062

四上井冈 071

金沙江那万古的涛声 084

杏花春雨江南 090

景福门下 103

- 徜徉台北外双溪 107
- 那座琉璃牌楼 118
- 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121
- 汉口路见证 131
- 回望那方生未死的年代  
——读《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136
- 昨夜星辰昨夜风  
——《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十年 145

## 第二辑

### 冰心四题

- 从一些手筒引起的记忆 151
- 写真情说真话才是好散文 151
- 无士则如何? 154
- 润物细无声 158
- 永恒的母爱 163

### 夏公五记 168

- “五四”圣火永不熄灭 168
- 文人从政 173
- 最难忘情是杂文 178
- 炼狱十年 184
- “我从来不悲观” 189


### 讲真话

- 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 196

### 明月清风怀大师 210

### 师恩难忘 223

- 寻找小学恩师程维藩 223
- “孤岛”时代的两位常州老师 227
- 宿儒鲍勤士老先生 235
- 老树婆婆——忆胡山源师 240
- 民主初识：理解六十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246
- 京西忆故人 252
- 不尽洛城情 257
- 孤舟一系故园心 260
- 东总布胡同之忆  
——写在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 265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landscape.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misty, layered mountains in shades of grey and white. Several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sky.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a por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vilion with a dark, tiled roof and a railing is visible.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tmospheric.

第一辑





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日丽风和，莺飞草长，天安门广场上游人渐渐多起来，轻盈的风筝伴着孩子们的欢歌，绿树红花中点染着一片融融泄泄的春光。

凡是第一次进北京的人，无论是山区农村干部、草原牧民还是边防战士，无论是中小学教师、少先队员还是海外侨胞，他们的第一心愿，总是到天安门下，注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然后漫步广场，举头凝望巍峨宏伟的城楼，瞻仰高耸蓝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或是纵情欢笑，列队高歌，或是步履低回，沉思不语，都舍不得匆匆离去。

1950年8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出差来首都，刚在住处放下简单的行囊，就急不可待来到天安门。前一年十月一日从收音机里转播首都举行开国大典万众欢腾的浪潮声，又在耳中响动，不由得一阵阵心跳。两年多以后，调来北京工作，工作地点离东长安街只有一箭之遥。近六十年来，记不清多少次在天安门前驻足，在广场上徜徉。在这里度过了多少晴空朗日，寒雨严霜；在这里留下了多少欢歌和笑语，泪水和哀思。

站在天安门下，我想到的并不是数百年前明清帝王由此

出入的御辇和仪仗，那些早已化为尘土。在耳边震响的是九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和青年志士们为国为民的呐喊声。我仿佛看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那一辈民族精英，高擎科学、民主大旗，在黯淡的国土上燃起现代文明的火炬。我仿佛听到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振聋发聩，呼唤沉睡千年的巨人觉醒。他们一路高呼口号，挥舞标语，迈步走过天安门前。我也仿佛跟随在他们后边，天安门下一直向东，过东交民巷和东单牌楼，进入一片胡同，直到当年卖国贼曹汝霖的旧宅赵家楼。那座曾经被烈火焚烧的庭院内外，空气里似乎依然留存着当年爱国志士们的姿影和呼声，仿佛还在注视着下一代下两代后辈，殷殷垂询：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民主和科学的大道上迈进多远了？徘徊小巷，悲欣交集之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深深感到：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很长，有坦途也有礁石，有鲜花也有荆棘，还需要一代一代仁人志士执着地走下去。

五十年前，杨沫的名著《青春之歌》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博得千万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喜爱，到现在还被人奉为反映“一二·九”运动的经典作品。那一时期，到天安门，就会想起“一二·九”时代的热血青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刻，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全力要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北平的大中学生不愿做亡国奴，不愿看到祖国沦亡，自发地团结起来，振臂高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毅然走上街头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冲破反动军警大刀、水龙和枪托的阻挠和镇压，浩浩荡荡，勇往直前，震动古城，震动全国。这是“五四”运动以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游行，振奋了亿

万民心。“一二·九”运动和以后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表明，又一代青年自觉地担负起民族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史页。

近三十年来，我每次走过天安门，必定要想起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花圈如海，挽诗如林，凝聚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沉痛悼念和对“四人帮”一伙奸佞的切齿痛恨，也表达了对那祸国殃民、践踏人权的昏乱岁月的斥责和唾弃。那几天，我和报社同事也和我的爱人一次次去天安门广场，默读那一首首带着哀伤和怒火迸发出来的诗词，任凭泪水泻下双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瑟瑟寒风中，我们见到一个个青年对着人群朗诵、演讲，全不顾自己有被逮捕的危险。我看着这些勇敢的青年人，在敬佩之余，忽然想到：他们之中十年前也许就有人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如疯如狂的人群中不停地高声唱歌，高呼口号，等待一次让他们激动得彻夜不眠的接见。十年风雨，他们成长了，能够擦亮眼睛、辨别是非黑白了。在祖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挺身而出，面对危险，勇敢走上讨伐奸佞的战场。天安门前凝聚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声，弘扬了民族正气。多么好的青年一代，不愧是“五四”和“一二·九”的继承人！“丙辰清明”的正义行动当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许多人受到残酷的追查和迫害，一时从北京到外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历史就做出严正的结论。十月中，在首都百万军民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队伍中，我又一次随着人潮走过天安

门。半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禁不住百感交集，也想到“四五”惨案的受害者，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终究要恢复它本来面目。不论遭到多少诬陷，发过多少文告，也不管拖延多少时日，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不值一文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任何符合人心的正义行动，虽然可以依靠强权颠倒是非黑白，歪曲污蔑，却无法改变它一丝一毫。

八年后的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前举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第一次隆重的阅兵式和盛大的游行。人民群众自发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由衷的欢呼。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心随着天安门前的欢潮一起跳动。突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里举起一面横幅，四个大字：“小平您好！”使我们眼前顿时一亮，不禁都欢叫起来：“‘小平您好’，好啊！”好像突然升起一把火，将人们的心烧得暖洋洋的，不能平息。这样的标语，是历次游行中未有过的，普普通通四个字，却是那么准确、深刻而又亲切生动地表达了中国青年一代以至全中国人民历经十年风霜雨雪以后共同的愿望，对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带领全国人民迈向康庄大道的中央领导人表达崇高敬意和衷心爱戴。我在天安门曾经见到过无数标语横幅，听到过无数口号欢呼，唯有这句平实的大白话，将会让亿万人民牢牢记住。

十年前，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华诞那天下午，我们全家人又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一队队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跳跃欢腾，一群群身穿绚丽衣裙的少数民族姑娘载歌载舞，一辆辆装饰着绚丽鲜花的花车被人们簇拥，想起自己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在金水桥上的兴奋心情，到如今两鬓如霜，再一次到天安门广场感受祖国黄钟大吕般的前进足音，思潮起伏，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竟难以移步了。

遥望天安门，经历了六十年峥嵘岁月，巍然屹立在每个儿女心中，永远是一块崇高的圣地。它凝聚着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如火红心，激荡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也见证着风雨苍黄的华夏青史。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29日

“放歌六十年”征文，发表时改题《天安门见证》）

1976年，从一月到四月，天安门广场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成为正邪善恶搏斗的战场。

清明时节泪纷纷，谁到广场不动情？  
抬头不见总理面，俯首碑前唤亲人。

清明时节雨纷纷，满腔哀思满腔愤。  
重重禁令下与谁，人海花海广无垠。

——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诗，下同

在北京工作二十多年，无数次去过或路过天安门广场，从来不曾见过丙辰年清明节那样的场面。

巍峨雄伟的天安门，经历过五百年的风雨岁月，沧桑巨变，又何尝见过这样的场面呢？

悲壮，哀痛，激烈，愤怒！

清明前几天，从清晨到夜晚，悼念的人流——有组织的队伍和自发的群众，像滔滔不尽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

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鲜花、用诗文、用眼泪表达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真挚的缅怀和思念，宣泄对那帮祸国殃民的阴谋家、野心家们强烈的愤恨和厌恶。

几天里，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去天安门广场。那里已经成了鲜花的海洋，眼泪的海洋，挽诗的海洋，誓词的海洋。我们像两条小鱼，在白花素纸的海洋中浮游。一边缓缓地跟着人流移动脚步，一边仔细地阅读一首首诗词。每首诗词里流着泪，每首诗词里淌着血，每首诗词里喷着火，每首诗词里呼喊着急声啊！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朵朵鲜花，首首诗词，都是人心。

人们愤怒了。被压抑禁锢得太久太久的人心，被蹂躏践踏得太深太深的人心，一旦得到宣泄，就如火山终于爆发，冲破层层千钧重压，喷薄而出，什么力量也阻遏不住。

人们觉醒了。被蒙蔽欺骗得太久太久的人心，被扭曲麻木得太深太深的人心，一旦得到复苏，看清真相，明白道理，就会拨开重重阴霾浓雾，心明眼亮，突然进入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

如果说，五年前突然发生的林彪叛国外逃、终于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启动了人们的惶惑、怀疑、思索，从盲从迷信的习惯思维中开始清醒；那个被指定的接班人、并且破天荒地居然写进党章的“副统帅”竟然是居心叵测篡党叛国的大野心家！这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促使所有人用冷静的眼

光去看待、分析许多反常现象、许多颠倒是非的怪事，进一步去思索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不是“大革命”？天安门广场上从一月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当局压制人们追悼、禁止人们送花圈，这两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切，终于使人们分清了白和黑、忠贞和奸佞、英雄和丑类。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是广场上流传很广、得到万人热烈赞赏的一首诗。它表明天安门广场不只是一座特殊的课堂，也更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光明磊落与黑暗肮脏，堂堂正正与卑鄙无耻，在这儿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儿反复较量，殊死搏斗。怯懦的人到这里变得勇敢，软弱的人到这里变得坚强，徘徊畏缩的人到这里变得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中国科学院 109 厂职工们举着这四面木制的大诗牌经过王府井大街向天安门进发时，马路两旁挤满驻足的人群，鼓掌赞赏。我在报社四楼上从办公室内看到大街上的情景，却未能看清全文。下班后又赶去广场，那四块诗牌已被悬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鲜花丛中。簇拥在它们旁边的人群川流不息地朗诵、传抄，它表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声，也显示了千千万万人积蓄待发的力量，公开向那帮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无声



的大示威。

罪恶的黑色魔爪终于出动了。

清明节那天黄昏，一声令下，广场上数不尽的花圈、花篮，纪念碑周围贴的悼念的诗词，都被强行收去，一片凋零、狼藉的景象，如同狂风暴雨后的园林，如同狂轰滥炸后的废墟。晚上，埋伏在中山公园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暴徒们，臂上套着“民兵袖章”，手持棍棒皮鞭，冲向广场，向聚集在纪念碑前的学生、工人、干部施行残酷的毒打，演出一场只有当年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才干过的强盗行径。

然而，革命的怒火是镇压不住的。

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师傅们用钢铁和有色金属昼夜赶制两个高六米、重千斤的大花圈，送到广场，敬献在纪念碑前。他们献上的不只是花圈，也是继承总理遗志、誓与奸贼们血战到底的钢铁意志。

两天后的晚上，几个老友聚集在住在东城东厂胡同内安居里的潘际垌家。黄苗子、范用、丁聪、黄永玉、戴文葆诸位，前天都去过劫后的广场，大家满腔悲愤，议论纷纷，谁都不能预测形势会怎样发展，但是谁都明白肯定要发生大事。忽然，收音机里播出中共中央两项决议。我们打开收音机时，正播送第二个决议：“……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接着，又播送一篇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头到尾，都是御用刀笔吏按照主子旨意精心炮制的无耻谎言，歪曲事实，肆意诬陷，充满了血腥味和刀光剑影。

几个人屏息听完广播，面面相觑，脸色凝重，分明看到乌